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



蔡若虹

著

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/蔡若虹著. —石家庄:河北教育出版社,1999

(四方文丛)

ISBN 7-5434-3557-8

I. 上… II. 蔡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5493 号

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

蔡若虹 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7.25 印张 171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

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:9.40 元

ISBN 7-5434-3557-8/I·454



目 录

小 引	(1)
一 啊!多灾多难的亭子间	(2)
二 画室里的“红旗”	(14)
三 关于《红背心的罢工》	(25)
四 马路天使	(34)
五 悲惨的“人体美”	(44)
六 “开脱依”与“谢谢依”	(54)
七 不同战场上的相同遭遇	(63)
八 冲破地壳的地下火焰	(77)
九 “出卖劳动力”	(86)
十 “实践第一”	(98)
十一 我的画外功夫	(109)
十二 漫画,同“阎王”打架的武器	(122)
十三 美术史上一面反抗的红旗	(133)
十四 禁止与反禁止	(144)
十五 被抹杀的进步性 被夸大的危险性	(156)
十六 我和聂耳的第一次见面	(166)
十七 自剖的几个横断面	(174)
十八 笔在烽烟战火中	(186)
十九 孤岛盼春	(199)
二十 告别亭子间	(212)
小 结	(224)



小 引

“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；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，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，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。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，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。”

以上引用的是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中结束语的一段，他说的是上海亭子间和革命根据地的区别。我写的《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》这篇回忆录，讲的却是上海亭子间和革命根据地的联系，直接和间接的联系。



啊!多灾多难的亭子间

我是1930年7月到上海去投考上海美专的。在未去上海之前,我早就听说过上海有一种弄堂房子叫做亭子间,很适合一两个人居住。顾名思义,我以为亭子间是一个四面开窗的房子;从小在中国古典式窗户不多不大的老式房屋中长大的我,把窗户看作是窥视外部世界的惟一孔道,对于宽敞而又明亮的窗户的渴望高于一切。我是在江西九江城内一个破落的书香人家诞生的。我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,我是最小的一个。由于三个哥哥比我的年纪大得多,自小孤独无伴,养成一种爱好文艺、爱好幻想的性格。从窗户眺望蓝天上的流云,从窗户眺望窗外枇杷树叶上的积雪悄悄地落下的场景,是我幼年时代的赏心乐事。所以一想到亭子间四面开窗,就马上联想到早晨我打开东面的窗户,眺望天上灿烂的朝霞;傍晚我打开西面的窗户,眺望落日的余晖;热天我打开南面的窗户,好让清风徐来;北面窗户的光线变化不大,正好是画案摆在这个地方。结论是如果我去上海,我一定要住进这四面开窗的亭子间。

果然,我一到上海就搬进了表哥家的亭子间。举目四顾,这才明白亭子间并不是什么四面开窗的房子,而是只有一面开窗而且窗外是被一堵高墙挡住的房子。我的幻想被现实砸得粉碎,我不得不追究为什么叫做亭子间的原因。



等到我随着表哥搬家而住过两三个亭子间之后，我才明白亭子间不过是“灶披间”（上海人称厨房为灶披间）的上层建筑。它的特点是三面不搭界（上海人称房屋不与邻家相连为不搭界），如果和一面搭界的隔壁的亭子间连在一起的话，那就是四面都不搭界的完全孤立的亭子。把这种房子称为亭子间，看来也是合乎实际的。

不过，我对于这个第一次住进的亭子间还是非常满意的；满意的不是亭子间本身，而是这房屋的其他部分。这座房屋位于法租界凯自尔路嵩山路口（隔不远就是现在名为淮海中路在过去有名的霞飞路），是一座面临马路的房子。二房东是一对五六十岁的朝鲜夫妇，无儿无女，整个一楼一底的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他们自己住在楼下，前楼后楼由我表哥一家居住。前楼的前面走廊上有一排铁栏杆，可以凭栏俯瞰马路上的一切，这就是我最满意的所在。它比窗户好得多，我只要一有空闲，就靠在铁栏杆上眺望街景：马路边人行道上栽着法国梧桐，它的肥大的绿叶我一伸手就可以摸到；我透过梧桐树的空隙可以看见马路对面红墙红瓦的房子，可以看见走路并不匆忙的行人，可以听见多年没有听见的卖杨糖的老人敲着小铜锣的声音，可以听见带着异乡口音的小贩们懒洋洋的叫卖的声音；特别是雨夜，我可以凭栏俯视那被雨水冲洗得油光



水亮的马路上闪耀着一会儿鲜红一会儿翠绿的交通灯的灯光的美景。这些宁静而又多彩的异乡情调，简直令我心旷神怡，仿佛换了一个人间。

必须说明，30年代初期的上海，正是随着世界不景气经济上非常萧条的时期，连霞飞路上的车辆行人也很稀少；那种安静与冷落，是现在的上海人难以想像的，也是当时来自兵慌马乱的內地的我难以想像的。

回想我十六岁时的逃亡生活，也不知不觉地混过了4年。那时我正患肺结核，经常咳嗽，灰色的心情和灰色的人生道路混合在一起：陌生的街道和古老的房屋是灰色的，嘈杂的市声和冷落的人情也是灰色的；特别是那一早一晚站在城墙上练习军号的声音，它吹得人心慌意乱，它好像是哭诉，一边诉说着一个动荡不安的人间地狱，一边诉说着被压迫被损害者的悲痛与绝望，这是一个曾经一度辉煌而现在正在消失的世界末日的声音！

现在，我二十岁，我来到了上海，它的安静与多彩，恰恰和我过去的生活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环境的改变，往往给人们一个生活已经完全改变的错觉。说实话，我初到上海时的确具有这种错觉。

回想我离开家乡的前两个月，比我大十岁的二哥拉着我



一同去定购西服皮鞋之类的衣物，我心想他不过是一个县教育局督学，既要赡养一家六口，又要供给我求学的学费，哪里有余钱给我添置衣物哩？所以我不肯去。二哥满脸不高兴地把我拉进卧室，轻轻地对我说：“我不是教你到上海去摆阔气，我是要你化装化装，你懂不懂？这是化装。上海这个地方只认衣衫不认人，穿得好一些可以省掉许多麻烦，免得你把九江的闲话（说我是‘白色恐怖下的漏网之鱼’的闲话）带到上海去。”——二哥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使我十分感动，我马上跟着他走，到城外去定购了西服、衬衣、领带、皮鞋等等。到了上海之后，我这一身崭新的服装在上海并不显得新奇，可是对于那些专门把亭子间租给外地人的上海二房东来说，的确把我另眼看待。二哥的话确实有先见之明。

我到上海不到半年，就揭开了上海的“安静而多彩”的面纱，逐渐看清了上海的本来面目：这不过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租界，一个“冒险家的乐园”，一个在外国资本庇护之下的中国工商业资本的寄身之所；出卖劳动力的广大中国工人依然挣扎在被压榨的贫困线上。我的生活环境的确改变了，可是我的生活本质和立场观点依旧原封不动。

我考进了上海美专西画系二年甲级（即二年级第二学期）。这可好！我只要付一年半的学费就可以毕业了。我在美



专各色各样的同学中交结了两个知心朋友，他们介绍我参加了上海左翼美术家联盟（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）。我高兴地结束了漂泊多年的浪子生涯，思想上有了归宿，心情完全改变了，生活态度也完全改变了，从消极转变为积极，从悲观转变为乐观，每天提着画箱上学，眼光和视野也随着心情的改变而比较明亮比较宽广了。

我在上海一共住了9年，无论是上学、失业或工作，都是住在各种各样的亭子间里。我没有统计过我换过多少次亭子间，我想大概总有八九十个吧。我好像与亭子间有缘，初来上海时是住亭子间，九年后与上海告别时也是从亭子间走上码头的；这其间除了有一年住在浦东的三哥家里，有一个月住在电通公司的职工宿舍里，有三四个月住在白俄公寓里之外，其余七年多的时光我都是在亭子间中度过。我对于住亭子间的生活特点、二房东太太的嘴脸、娘姨大姐们的言论和行动以及亭子间住客们的命运，这一切都了如指掌。我在写《上海亭子间的时代风习》的时候，早就计划着主要写自己的亭子间生活之外，也应当把与亭子间有关的一切交代清楚，让陌生的读者心中先有一个眉目。现在，我就开始先写我的交代。

先交代一些综合的情况：——

关于亭子间生活的特点，可以用简短的三句话来形容，这



就是：眼睛无聊，耳朵多劳，鼻子糟糕。

所谓眼睛无聊，是因为亭子间只有一面向北的窗户，而且窗外不是一座高墙挡在眼前，就是邻家前楼的窗户，实在没有什么风景可看。

所谓耳朵多劳，我就要多说几句。我住过十来个亭子间，遇见过七八个二房东太太，她们身材面貌不同，衣服装束不同，可是有一个共同的习惯，这就是有事不和房客们商量，而是喜欢每天早晨站在灶披间门外、敞着嗓门好像高音广播似的向房客们提出警告（这种行为，我们南方人称为“唱隔壁听”）。对于亭子间的住户来说，生怕这些警告与自己的生活行动有关，是不能不听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在“高音广播”之后，马上就在灶披间的门外，集合了三五个娘姨大姐（上海人称已婚的保姆为娘姨、未婚的保姆为大姐）交头接耳地在一起谈话，她们所谈的都是最近的“弄堂新闻”：张家长，李家短，奇闻怪事，应有尽有；有时也讲一些与“亭子间先生”有关的新闻，也是不能不听的。因此，我每天清早把窗户打开，让耳朵偏劳，把“隔壁听”与“弄堂新闻”当作早餐以前的精神早餐，这已经成为我这个长年住亭子间的生活习惯。

所谓鼻子糟糕，是因为亭子间是灶披间的上层建筑，灶披间的窗户恰恰位置在亭子间的窗户之下：灶披间里的一日三



餐，那些从炉灶之上、锅勺之间升起的腾腾热气，以及随着热气而来的各种地方异味，总是从灶披间的窗口冲出去，又从亭子间的窗口冲进来；上海的臭豆腐、宁波的臭鱼烂虾、四川的辣椒、湖南的咸菜……这些异乡气味，我都尝过多遍。讨厌的是正当“隔壁听”和“弄堂新闻”开始广播的时候，也正是灶披间冲出的地方异味又冲进亭子间的窗口的时候。为了收听广播，我必须把窗户打开；为了躲开异味，我又必须把窗户关紧；这样，长在一个脑袋上的五官，就发生了内部的矛盾冲突。为了衡量客观现象的轻重缓急，我总是优待耳朵而无情的牺牲鼻子，这就是“鼻子糟糕”的由来。以上三个亭子间的生活特点，都是集中在早晨，“一日之计在于晨”，这句话对于专门住亭子间的我具有特殊的意义。

关于二房东太太“高音广播”的内容，我想在这里举几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：大约是早上6点多钟的光景，二房东就来到灶披间旁边的甬道上，两手叉腰，脖子一仰，“高音广播”就开始了：

“啥人夜里厢过了12点还不关灯？”

“啥人上楼梯冬冬冬冬像过兵？”

“啥人不关紧自来水龙头流了半夜？”

“啥人夜里厢回来不关后门？贼骨头进来只偷我格、不偷



依格！”

这里所喊的“啥人”，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多数，它含有“杀一儆百”的目的在内。

关于娘姨大姐们所说的“弄堂新闻”的内容，我也想举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：梳着发髻与拖着一根辫子，是她们身份的区别；江北口音与上海词汇混合在一起，是她们语言的特点；“侬晓得哦？”是她们所共有的开场白：——

“侬晓得哦？十一号的钱老头子七十岁了，还要讨小，可怜得嘞，老太婆哭了三天三夜也没有人过问！”

“老头子尽是死不要脸的，七号的老鬼快八十岁了，还养了一个三岁的阿囡！”

“侬晓得哦？五号黄家二少爷娶了个新媳妇，过门才六个月就养了个胖娃娃！”

“是自家的还是野种？……只有天晓得！”

“侬晓得哦？昨日太阳还没有落山，三个外国水兵摸到我侬弄堂里厢来了，用上海话问我十三号门牌在哪里，我装糊涂说不晓得！”

“这有啥稀奇，十三号的阿梅和念七号的金芳早就和外国赤佬轧上了朋友。”

“侬晓得哦？昨日天蒙蒙亮黑车子（指巡捕房抓人的囚车）



又来了，把十六号和念八号的亭子间先生都抓走了。听招弟说，念八号的亭子间先生乖乖地走了，可怜得嘞，十六号的亭子间先生脸都打肿了，眼镜也打碎了！”

“我家的亭子间先生二月就抓走了，这位先生人倒蛮好的，他一看见我提一桶热水上楼，就赶忙替我提上楼去！”

“哎哟喂，阿香，伊看上依了！”

“瞎三话四，人家规规矩矩的，两只眼睛从来不东瞄西瞄，总是笑眯眯地。”

“哎哟喂，阿香，侬看上伊了！”

这一类的“弄堂新闻”往往是从桃色新闻开头，白色恐怖结尾，闹剧告终。这其间关于“黑车子”的行踪，是我注意力集中的所在，如果“黑车子”来得频繁，我就要马上决定搬家。

现在，我再交代一个突出的个别情况：

1931年的冬天，正是我在美专毕业后的失业时刻，由于在上海市公用局工作的三哥的介绍，我搬进了靠近枫林桥越界筑路的新建的建业里。我住的是最后一排房子的一间不小的亭子间，向北的窗外是一片空地和稀稀疏疏的树木，可以看见远远的房屋和天空，这是我所住的亭子间中惟一的视觉有用武之地的亭子间。

二房东是三哥的同事罗先生，这是一个在美国留过学的



工程师，年纪不过四十岁出头，胖乎乎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，每天上班下班都很守时刻，说明他是一个比较正派的知识分子。他的三十多岁的妻子却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，瘦削，干净利落，有一副上海罕见的直爽心肠，心里想到什么就从嘴里说出来，不怕别人笑话；像“江西是啥地方？江西是不是就是江北？”、“侬画油画，是酱油还是香油？”、“一张油画一百块洋钿，侬一个月只要画一张油画，收入比罗先生的收入还多”，这些话都是她亲口对我说的。罗先生是她心目中惟一的偶像，她一讲话总要罗先生长罗先生短地把罗先生带上。她无儿无女，夫妻二人占了前楼后楼和楼下的客厅，只把亭子间出租；也没有雇娘姨，她一天除了把三顿饭作好服服贴贴服侍罗先生之外，一有空闲，就摸到我的亭子间里来和我聊天儿；我也没有拒绝过她的打扰，也借此从她的嘴里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。

有一次，我们在闲谈时问她在我没有搬来之前这个亭子间住过一些什么人？这一下打开了她的话匣子，滔滔不绝地告诉我很多情况。

她说：“哎呀，侬问这个呀，没有一个房客在这里住过三个月，有的是叫罗先生赶走了，有的是叫“黑车子”带走了，罗先生常常为了这个亭子间生气。侬晓得哦？住亭子间的都是单



身汉，教书先生倒安静，没有很多人来人往，最讨厌的是学生仔，说是一个人住，可是来来往往的人多着哩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不是唱歌就是跳舞，深更半夜也没个完，罗先生一生气，就把那些学生仔都赶跑了。这样的事体，罗先生赶过两三次，罗先生说，以后亭子间再也不租给学生仔。”

我问她：“教书先生好不好？”

她说：“哎呀，侬问这个呀，人好也住不长，还是叫巡捕房里的‘黑车子’带走了！就说你搬来以前吧，格位教书先生人倒蛮好格，他年纪不到三十，比侬高一个头，在这里住了两个月，和和气气，不吵不闹，手里厢总是书呀笔呀写什么的，出去不到几个钟头就准时回来，只打开水不做饭，三餐饭都是买的熟食，每个月的房钿从来不迟交一天，罗先生很喜欢这种样子的房客。真是天晓得呀，有一天突然来了一部‘黑车子’把他带走了，还把亭子间抄了一个精光，说教书先生是共产党；我到亭子间里一看，铺盖行李不多，尽是书，床上桌上地板上尽是书，我弗晓得共产党是啥，哪里是红胡子绿眼睛，尽是瞎三话四。罗先生又生了气，他对我说，这个亭子间今后再也不出租了！”

我问她：“那……为什么又租给我住呢？”



啊！多灾多难的亭子间

她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侬呀，侬是画家嘛，画家哪能是共产党呢？”

我好像吞下了一个苦果，简直哭笑不得，心想，是不是我又该搬家了？

啊，这就是亭子间，多灾多难的亭子间！